



Parisian Nostalgia

一抹相思繫何方

台北史博館52件典藏看見常玉(上)

本是春寒料峭，台北卻很暖，因為常玉來了。

適逢二十世紀華人旅法藝術大師常玉辭世五十年，作為全世界館藏常玉晚期畫作最多、最完整者，台灣歷史博物館歷時一年將全部館藏常玉修復，並從三月到七月，以一場「相思巴黎：常玉展」，首次向世人公開全部五十二件館藏畫作。記者赴台專訪策展人、史博館副館長高玉珍，聽她分享展中點滴與畫者人生。

四十九件油畫，加上三件素描，在歷史博物館的一樓展廳裡詩意地繪製出常玉的一生，沉重、飄着淡淡的哀愁。孤傲的花卉、慵懶的裸女和奔跑的動物，在黑暗的展廳裡，就像寄寓着常玉的靈魂，即使觀者人群熙攘往來，卻仍舊排遣不掉場中那絲遠在巴黎的鄉愁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

「Parisian Nostalgia」意為「相思巴黎」，四川人常玉，1920年赴法，是最早一批「勤工儉學」的中國留法學生，與同期旅法徐悲鴻、劉海粟等人物命運極其不同，雖被譽為「東方的馬蒂斯」，常玉生前從未因藝術的造詣而享譽名利，他一生難脫潦倒，一生在畫裡思鄉，直到66歲猝逝，卻自始至終未能再踏上那片他夢中的故土。

上世紀，常玉曾兩次計劃赴台展覽，並自選畫作寄去當時「教育部」，不料人未啟程，就因瓦斯中毒客死他鄉，而這批畫作就此存放「教育部」，分別於1968、1986年移撥公立的史博館，加上之後兩次入藏，才組成如今的全部52件史博館典藏常玉。

去年台灣博物館文資法通過，加上常玉辭世50年，著作財產權成為公共財產，畫作圖像將可供公眾自行拍攝、製作文創商品，史博館向「文化部」申請500萬元修復經費，讓館藏常玉再現昔日風華。

的天地中，世界恍若靜止，「這件特意安排在入口，是讓觀者一進來先感受下安靜的氛圍。」回顧1978年首展，高玉珍說當時的展期只有一個禮拜。其實直到80年代末，台灣的環境對於常玉依舊還是陌生。回憶1990年自己策劃的首個常玉展時，好像仍是昨天，「當時因為經費有限，展覽只印製了一本小畫冊，封面採用的就是這次展出館藏號是26888的油彩《花》，那件很可愛，桌旁有一隻小貓。」

彼時展覽雖未引起過多注意與討論，卻是對台灣認識常玉的重要「啟發」，最近一位常玉藏家告訴高玉珍，正是那次展覽讓她瘋狂愛上常玉，並冒極大風險從法國拍賣會上買下她生平第一件常玉。

五年後，高玉珍策劃「雙玉交輝」，用100張畫作讓常玉與潘玉良在台北邂逅，2001年常玉百歲冥誕，她再次操刀促成「鄉關何處——常玉的繪畫藝術」大型展覽，此時距她首次為常玉策展已過去整整10年，回憶此間，台灣已成長出愈來愈多喜愛常玉之人，藏家與常玉市場亦顯規模：

1995年台北蘇富比「約翰·法蘭克收藏之常玉作品」專拍，一幅常玉繪於30年代的《白蓮》油畫以1,325萬台幣被藏家蔡明興標得，常玉在台灣有了第一件進入千萬台幣紀錄的作品，此價格的產生，對於一向保守於本土藝術的台灣藏家，帶來新的感官「體驗」，同時亦為之後趙無極、朱德群的抽象藝術市場鋪墊出極好的市場條件。

聚焦館藏

回顧90年代和兩千年兩次展覽的作品，高玉珍說均是從巴黎、紐約借來，如今的「相思巴黎」，悉數是史博館的典藏常玉，主體畫作的來源起因正是1966年那次終未成行的台灣展覽，從此常玉鬱鬱寡歡，「他去世前一年，在猶太友人Levy家中，常玉舉辦了生平最後一次展覽，來了許多好友，有潘玉良、朱德群。」

個人造化醞釀於歷史情景中，同時也編織出一段歷史，首批畫作，在半個世紀之前已被畫家由法送赴台島，雖然畫者從未踏上這片土地，卻為史博館、為台灣、也為華人，留下那麼寶貴的一批精神瑰寶。除原先寄至台灣的作品外，1986、1990年又有2件油彩入藏。加之2011年，最早把常玉帶進台灣市場的藝術評論家陳炎鋒逝世，史博館再獲3件素描，52件畫作濃縮常玉一生。

問及日後常玉館藏的補充管道，高玉珍一臉無奈笑嘆：「如今真是買不起了！」指當年陳炎鋒那三件素描得來，亦是基於館藏完整性考量的「按需」補藏，「其實這三張當初也不是買，是家屬讓給我們的。」不過，與市場喧囂相比，眼前這52件畫作歷經輾轉，雖半世紀沉寂不見世間光華，卻最能讓世間之人看懂常玉。

一束盆花一捧故土

所以，此次無一外借作品，展覽「聚焦館藏」的背後是高玉珍的用心：把館藏修復好，透過這些畫，讓觀者去好好品味，當初常玉到底是懷着怎樣的心情計劃來台？

其實，畫者之心，就反射在這一件件纖維板上。「史博館藏的常玉，與私人手中藏件

最大差異在於：我們的畫作尺幅很大。」高玉珍指，二戰後，家中經濟供應終止，常玉只好製作石膏像或在街頭販賣，甚至兼做布料設計。「他當時一定是盡了最大努力想把這些畫作帶來，以他當時的窘境，可見當時多麼用心。」

2013年蘇富比秋拍一件常玉纖維板豎向構圖盆花拍出6,800萬港幣，當時媒體報道：「罕見的大尺幅盆花，漆畫屏風形式，同屬系列的其它5件都藏在台北的史博館裡難得一見。如今這五件剛剛被史博館修復好的豎向構圖盆花，初堪人賞。因為常玉這批畫作大多是晚期的纖維板畫，長期以來受到濕度影響，大多變形凹陷，我們這次修復把它們全部整平，是一項極大的工程。」

五件盆花，長長的花頭以誇張的比例長向天空，根部卻牢牢地扎在土裡，是常玉的孤傲，也是一生的思鄉。正中一件《菊》，甫被「文化部」劃為「重要古物」，紅色背景上勾出一株金色的菊花，高玉珍指出，當時為了維持生計，常玉有時幫同鄉修理屏風畫，接觸到中國工藝，加之思鄉故土，是故產生了一批含有工藝畫的作品。「他用西方媒材畫畫，卻通過中國水墨很流暢的線條注入東方的元素，若說中西相融，常玉是最成功的案例！」

風景動物畫家心靈的棲寄

此次展覽以動物和風景開篇，是讀懂常玉的最好方式，因為這13張風景與動物，不僅是史博館最具特色的晚期作品，從馬、貓、到鷹、鳥，以及3張由大到小的魚，皆是常玉心境的幻化。

一件尺幅極小的《魚》，高玉珍特意將其與另外兩張大尺幅分開懸掛，「雖然是很小的紙板畫，但是很有趣」，早期畫中動物溫馨可愛，貓、北京狗，往往佔據整個畫面，晚期的動物卻有不一樣的情緒。與明亮的景色動物區隔，另一展區灰色展牆上，幾乎一牆一畫，偌大的畫面中所有動物都變得極渺小，高玉珍說：那是呼應常玉晚期生活的不順遂。

與畫商決裂，常玉晚年物質條件惡劣，思鄉歸不得，只能獨自寂寞作畫，狼和老虎在衝突與力量的對峙中，傳遞出的卻是掙扎和荒涼，「人沒有辦法對抗命運，常玉很少用文字去講述自己的作品，造成了他的沉寂。」未來，在常玉的畫裡，永遠充滿着惶恐與不安。

神秘寧靜大地，一隻烏鴉棲立在枯樹上與一隻小花貓對望着，幾片雲朵飄過。常玉的友人Albert Dahan回憶稱，他在生命的最後畫下一隻踽踽獨行的象，常玉形容那隻象象就是自己。常玉把自己畫進畫中。

巴黎的魅惑 浪子筆下的裸女們！

走入第二個展區，高副館略顯興奮，笑言「這次很重要的，當然還有我們不能忘記的常玉裸女」。

常玉的可愛處之一：他是中國才子，卻也是巴黎的浪子。不同於日本畫家藤田嗣治筆下KIKI那如雪的柔軟，常玉的裸女在東方的意韻中充滿濃濃的、只屬於巴黎的魅惑。

6個裸女或坐或站或躺，從一個到四個，高玉珍告訴記者，其中《四女裸像》已公告成為「重要古物」，「紅色背景，白色裸女，十分難得。常玉早期裸女以粉白色系為

主，市場上最多的一張裡，有五個！粉紅裸女、呈符號式的《曲線裸女》，還有蓋被子的《睡美人》，高玉珍指，晚期裸女多以金黃色加粗黑線條勾勒身體輪廓，所有作品幾乎很少留下創作年代，「用色，是探討常玉創作年代的一種方式。」常玉的裸女幾乎是背對着觀者，臉部輪廓僅畫單眼，雖然簡略卻富神韻。

館藏編號79-00023曲腿《人體》，是裸女中最獨特的構圖，右側大腿凸出佔據將近半個畫面，左腿平放着讓整體畫面保持平衡，裸女鼻眼若隱若現，讓觀者回憶起常玉好友徐志摩所形容，常玉的裸女雙腿有如「宇宙大腿」。



常玉油彩纖維板畫作《四女裸像》，館藏號26911

老友館藏匯 讓常玉感受台北溫度

第四個區域的陳展，席德進、潘玉良、朱德群、張大千齊聚，至此，台北終於擦乾了常玉客死他鄉的眼淚。常玉66歲在巴黎舉行的最後一次展覽，這班好友均為客席。

展出的相片與作品，都是史博館的典藏，高玉珍興奮地透露，此次展牌中「常玉展」三個字，正是從張大千作品裡集得而來的。「那件很有趣，他寫《未免裝模作樣》，裡面正好有『常玉』二字，同時又找出了『展』字。」更有趣的是，據這篇文字所述，畫中模特女郎，正是常玉所介紹，原來大千60年代意欲赴巴黎，從而與常玉相識。

同展的還有祖籍四川的台灣畫家，席德進、旅法華人朱德群，「還有一件是中國第一位現代攝影先驅郎靜山，為常玉好友蔣碧薇拍攝的相片。」最後一區安排了這班朋友的館藏作品，高玉珍想要告訴常玉，其實他不孤單，生前的好友也都在史博館被典藏。



畫中女子為常玉介紹給大千的模特。

展覽結尾

除最後的文創展區，展覽到此其實已行至尾聲，才想起問高玉珍為何今次以「相思巴黎」(Parisian Nostalgia)命名？上一次名為「鄉關何處」，這次更像是個答案，高玉珍說：「因為我一直在想常玉的理想歸宿到底在哪裡，巴黎、四川、台灣，哪裡才是常玉的『故鄉』呢？到如今陳展常玉晚期的畫作，我想，他雖一生孤寂最後還是長眠在巴黎，他一定也很愛巴黎。」

常玉的夢土也許永遠難測，看完52件常玉的每一個觀者，都是對畫者命運先驗性的回看，看見了常玉的同時，也看見了只有在那個時代、那個場域才能產生的精神風華。一路聽高玉珍副館長說舊事、講策展之事，忽然明白：一個地區藝術品味的養成從不依賴奢華的展覽，或是短頻快的藝術事件，而是長期以來深入的理解與觀看，以及多種文化修養的支撐。而展覽打動觀者的力量，更取決於為事者的誠摯心意和是否有足夠的熱情。



史博館副館長高玉珍

史博館典藏常玉特色：

1. 大部分作品尺寸都很大，所有作品幾乎是他的精華代表作。
2. 很多作品題材只有史博館獨有，包含《雙人像》、《人約黃昏後》、《竹》、兩件盆梅、兩件雙色菊花。其中館藏編號26893《菊》已公告為「重要古物」。
3. 晚期重要代表作風景與動物共計13件，題材多變且完整豐富。
4. 所有油彩作品都畫在纖維板上，僅有館藏編號75-03710及75-03711《小魚》兩件是畫在厚紙板上。



常玉作品《花》曾被用作首次史博館常玉展畫冊的封面。



常玉《北京馬戲》館藏號26902

相思巴黎·常玉展

時間：即日起至7月2日
地點：台北植物園「國立歷史博物館」



入口處映入眼簾的第一張常玉大尺幅油畫畫作。

台灣的常玉

抵達台北已錯過開幕典禮，專訪前與台北的行家聊天，聽說當天從下午持續到晚上，「該來的都來了」，除了「文化部」主任秘書陳濟民的開場白表達政府對常玉作品的期待與珍惜，新加坡國家美術館館長陳維德列席，兩位館長致辭，還有一眾學者專家，以及知名藏家李明德、翁美慧、施俊兆、詹忠志等人，「藝術家來了黃媽慶和劉鏞，就連大陸的曾梵志都專程趕來了。」

據說開幕式上，前任館長黃光男有感而發：「常玉在世的時候，總希望能夠有機會擁有一場在美術館盛大的展覽，始終沒有如願。他一輩子持「中華民國護照」，卻畢生沒有機會踏上台灣的土地，倒是常玉的作品來到台灣。我到歷史博物館的時候，常玉的作品還躺在史博館四樓的庫房，未見天日……今天，常伯伯，您應該是來到現場了吧！……」據說這一番話，情感的流露讓不少在座嘉賓淚灑在目。

我相信這些情緒的波動是真摯的，因為從上個世紀80年代，常玉被帶到台灣，人們初聞其名卻不知故，26年後，常玉終於成為華人心中的常玉，此間價值的回歸，都是台灣的耕作，從商業市場的逐步建構，到美術館、博物館一次次學術性的歸位。據統計，穩定持有常玉的藏家，九成在台灣。

史博館四次展覽 跨越「常玉時代」

從脈絡梳理的思路，到空間的區隔、展牆的顏色、畫作間距安排、燈光細節，處處可見史博館的專業角度和策展功架，而這，要歸功於副館長高玉珍，她率團隊辛苦佈展，用獨到的個人見解和專業眼光，為這次史博館的常玉，增添了歷史與人生的縱橫！

距離史博館於1978年第一次舉辦常玉展，時隔近40年，「相思巴黎」是常玉在史博的第四次展覽。在高玉珍的心裡，這次展覽對於公眾、對於自己，都具有非凡意義：「50年前常玉希望來展，今天他的全部作品都修復好了，成為公財可以展出，我想幫他圓夢。」她希冀此展，讓更多人領略常玉那獨樹一格的凄美冷冽。

展廳入口迎面展牆上的油彩畫作，墨藍色的天，兩隻豹慵懶地伸展身體臥在空曠



常玉《馬》館藏號26883



常玉《斑馬》館藏號26878



館藏號26886常玉畫《竹》，是唯一一件存世的常玉竹子題材畫作。